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CN35-1206/G4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 文言小说研究
- 文字学研究
- 现当代文学研究
- 计算机应用研究
- 教育教学研究

1

2004

第6卷 第1期 总第21期

Vol.6 No.1 Serial No.21

中国·厦门
XIAMEN CHINA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04年 第一期

目 录

[文言小说研究]

- 谢肇淛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 王枝忠 (1)
- 唐代传奇和树木崇拜——槐树的文化史 [日本] 冈本不二明 (6)
- 《聊斋志异》、《后聊斋志异》与越南的《传记摘录》 [台湾] 陈益源 (9)
- 《大业拾遗记》的校勘及其他 [日本] 久保卓哉 (14)
- 《耳食录》论略 邹自振 (18)
- 《金鳌新话》和《剪灯新话》比较考 [韩国] 金政六 (20)
- 关于《解颐》和《谈薮》 侯忠义 (22)
- 元稹《莺莺传》创作心态揭密 苏建新 (24)
- 和邦额评传 戴力芳 (28)
- 严羽之“兴”与“趣” 卓希惠 (31)
- 整合中的嬗变——《贬夜郎》之李白形象研究 徐蔚 (34)

[文字学研究]

- 《宋书》与《南史》异文避讳考 朱湘云 (37)
- “形变指事”说之推阐 叶玉英 (41)
- 《水浒传》动量词“番、回、次”等刍议 朱彦 郑冰寒 (44)

[现当代文学研究]

- 拒绝的女性文本策略 章长城 (48)
- 流氓无产者形象刍议 张厚刚 (51)
- 论冰心小说叙述视角的转变 张静 (53)

[计算机应用研究]

- 基于客户/服务器结构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研究 陈小明 (56)
- 试论计算机网在文献传递服务中的应用 李明 陈江帆 (60)

[教育教学研究]

- 研究性语文学学习浅探 郭丽莎 (64)
- 中外命题理念和实践比较 高凤妹 (68)
- 借“空白”推“波澜” 杜俊玉 (71)
- 吟诵——诗歌教学最重要的手段 廖亚璋 (74)
- 地理活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杨思窍 (76)
- 本土音乐与文化变迁 庄村玫 (80)
- 青年理论教员思想政治素质结构及培养途径探讨 施炎坤 (82)
- 游滇纪胜(词六阙) 黄拔荆(封二、封三)
- 编者按 (13)
- 《小学教学改革与实验》报 (27)

The Journal of Xiamen Educational College

Vol. 6 No. 1

Mar. 2004

Main Contents

- Xie Zhaozhe' j's theory on novel and his novel writing Wang Zhizhong
- Legends in Tang Dynasty and tree worship
..... Written by Okamotofujiake (from Japan) Translated by Lin yin & Jiang bo Zhang Jinhuan
- On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Post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nd *Bibliography Excerpts*
from Vietnam Chen Yiyuan
- Unveiling Yuan Zhen' j's state of mind in composing *Ying Ying Zhuan* Su Jianxin
- Comments on He bang' j'e Dai Llfang
- Yan Yu' j's "Xing" and "Qu" Zhuo Xihui
- Gradual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combination-Studies on the image of Libai in *Belittled Yelang* Xu Wei
- Refusal and escaping : difficult shaping of woman' j's consciousness of being principal part Zhang Changcheng
- On the images of scoundrel proletarian Zhang Hougang
- On the change of narrative angles in Bingxin' j's novels Zhang Jing
- Studies on customer/ server based distributed database system Chen Xiaoming
-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network in document transmitting service Li Ming & Chen Jiangfan
- On the research-based Chinese study Guo Lisha
- The comparison of test writing concepts and practice among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Gao Fengmei
- On the theory of curriculum for geography activities and explorationof its implementation Yang Siqiao
- Local music and cultural vicissitudes-on south Fujian' j's Gezai opera (Xiang opera) Zhuang Cunmei

目录英译: 吴明媚

谢肇淛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

王枝忠

(福州大学, 福建福州 350002)

【摘要】谢肇淛的小说理论主要存在于《五杂俎》和为几部小说所写的序跋里, 其中不乏精辟之论。最重要的当数关于小说创作的艺术虚构问题和有关《金瓶梅》一书资料与评估。至于其小说创作, 目前已知的仅有文言短篇集《麈余》四卷,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理论主张的实践。

【关键词】文言小说; 谢肇淛; 小说理论; 小说创作; 麈余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35-1206/G4(2004)01-0001-05

福建长乐人谢肇淛(字在杭, 号武林, 公元1567—1624年在世)是明万历年间活跃在文坛的一位文学家, 尤其是他的诗在当时享有盛誉, 被推为闽派诗人的典范与代表。但在后世, 人们更看重的, 还是他的笔记小品《五杂俎》^①。该书共计十六卷, 杂记明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内容, 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篇》同为治明代社会史尤其是治明代文化、风俗史者案头必备之书; 而《五杂俎》中几处论小说的文字, 则是沈著所未有者, 故而它又常常被治小说者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相提并论。

查谢氏《五杂俎》中有关小说的文字, 主要有三处, 文不甚长, 不妨一一迳录于下:

《夷坚》、《齐谐》, 小说之祖也; 虽庄生之寓言, 不尽诬也。虞初九百, 仅存其名; 桓谭《新论》, 世无全书。至于《鸿烈》、《论衡》, 其言俱在, 则两汉之笔, 大略可睹已。晋之《世说》, 唐之《酉阳》, 卓然为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 足见一代典型, 非徒备遗忘而已也。自宋以后, 日新月异; 至于近代, 不胜充栋矣。其间文笔之高下, 既与世变; 而笔力之醇杂, 又以人分。然多识畜德之助, 君子不废焉。宋钱思公坐则读经史, 卧则读小说, 上厕则阅小词, 古人之篤若此。故读书者, 不博览稗官诸家, 如啖粱肉而弃海错, 坐堂皇而废台沼也, 俗亦甚矣! ——卷十三

小说野俚诸书, 稗官所不载者, 虽极幻妄无当, 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 《西游记》曼衍虚诞, 而其纵横变化, 以猿为心之神, 以猪为意之驰, 其始之放纵, 上天下地, 莫能禁制, 而归于紧箍一咒, 能使心猿驯伏, 之死靡他, 盖亦求放心之喻, 非浪作也。《华光》小说, 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 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 而真武以水制之, 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 亦皆有可采。惟《钱塘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 俚而无味矣。何者? 事太实则近腐, 可以悦俚巷小儿, 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卷十五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 须虚实相半, 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 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 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 《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 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 岂必真有是事哉! 近来作小说, 稍涉怪诞, 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 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 必事事考之正史, 年月不合, 姓字不同, 不敢作也。如此, 则看史传足矣, 何名为戏? ——卷十五

毫无疑问, 以上的论述绝非字字珠玑, 句句精辟, 有不少迂腐之论, 但也确有许多精警之语。首先, 他批评当时一些陋儒俗士对小说的贬低之论, 而给予小说相当高的评价。他指出, 那些好的小说, “卓然为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 足见一代典型”; 有助于“多识畜德”, 也即可增长知识, 有益道德修养, 所以“君子不废”。最后他指出, 读书而不博览小说, 便是一种偏颇有害的做法, “俗亦甚矣”。应该看到, 他在当时如此大力为小说争地位, 对于小说的发展, 小说地位的提高, 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其次, 他还通过考察小说的发展轨迹, 不但认识到不同的小说, 水平有高下之分, 而且看出这种分野有其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说, 小说的发展受社会历史进步水平的制约, 用他的话说, 是“与世变”息息相关。而从

【收稿日期】2004-03-01

【作者简介】王枝忠(1944-), 男, 福建长乐人, 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教授。

主观方面来看,又“以人分”,也就是说与作者的知识、识见等也关系密切。当然,谢氏在这方面的论述还嫌过于简略,故无法得知其详,但在当时能够兼顾到这两个方面,也已是见地不凡了。

第三,最重要的还是他关于小说创作一定要重视艺术虚构的论述。长期以来,关于小说(也包括戏剧)创作能不能进行艺术虚构的问题颇有争议。在谢肇淛之前,就有人如胡应麟对此发表过意见,其中颇有中肯之谈。谢本人在《五杂俎》中就明确说过,胡氏关于小说戏剧“无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悠缪而亡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的看法,“可谓先得我心矣”。同时又指出:“然元瑞既知为戏,一语道尽,而于《琵琶》、《西厢》、《董永》、《关云长》等书,又娓娓引证,辩论不休,岂胸中技痒耶?”批评胡氏没能把小说、戏曲必须虚构的原则贯穿始终,而在某些场合错误地以考据家的眼光去挑剔、批评小说、戏曲。谢氏在包括胡氏等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正面的展开。他明确指出,小说戏剧必须虚构,才能算是懂得其真谛者。评价小说戏剧的优劣高下,不在于其事之有无。许多著名的小说戏剧,恰恰是由于虚构得好,达到“情景造极而止”的境界,所以盛传不衰,受到普遍的欢迎。如果“事事考之正史”,那就不必搞创作,人们尽可去看史传就足够了。也正是从这个标准出发,他认为那些“虽极幻妄无当”的“小说野俚诸书”,也有“至理存焉”;甚至如《西游记》这样“曼衍虚诞”之作,都应以肯定。反之,像《三国演义》这样历史事实成份较多的小说,他则认为“事太实则近腐”,反而“俚而无味”,“不足为士君子道也”。这里对《三国演义》的批评自有失之过苛之弊,但他是从小说戏剧要重虚构,即所谓“虚实相半”的角度立论,应该说又是合理的,是其艺术虚构主张的合理延伸。

实际上,谢肇淛关于小说理论的观点,并不仅见于《五杂俎》,包括他上述所说“虚实相半”这个核心理论,也不仅见于此书。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还为几部小说写过序跋的事实几乎完全遗忘。只是到了近十多年来才较多关注《〈金瓶梅〉跋》,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他还为黄正位所刻《虞初志》写过序。后一序所论虽无前跋那么警拔,但基本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现将其全文抄录于下: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闾阎之喋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壘枕席之语,狙佞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伶之谄唇淬语,穷极境象,駭意快心。譬之范工转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媒,无关名理。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惟恐意尽。此岂可裒儒俗士见哉!此书向无镂板,抄写流传,参差散失。惟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釐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有嗤余海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金瓶梅〉跋》

汉河南虞初,以方术动人主,其书久逝,世秩不传。陆氏之志虞初也,取一二梁唐间稗官小说,或触时借事,游戏笔墨之场;或恣索冥搜,栖心象罔之境。虽言人人殊,要其微窾足以翼经,畸闻足以佐史;而滥觞之末,往往迷人而习于怪。古虞初者,志怪者也。说者曰:“嗜齷齪者,失甘滑之常;美毡毳者,非丽密之正。既已怪矣,焉用文之?”余谓:“不然。宇宙大矣,树杪鱼飞,火穴鼠息,鬼鸟人花,温泉寒焰,物无不有,人亦宜然。吾闻之:以目视者,非尽形也;以耳听者,非尽声也;以意及者,非尽事也。处无垠之中,而欲以耳目意知之所及,尽古今之变,复更何异夏虫之语冰,井蛙语海而规规自失乎?吾友黄黄叔,博学能文章,尤喜稗官小说诸书,所钞有《娵嬛》、《云仙》、《缉柳》诸编。无何,复钞《虞初》以示余。余哑然曰:“夫人得志则熙然以喜,失志则悄然而悲,遇可悲可喜、倏忽变幻之事,则莫不异而传之。传则久,久则习以为常矣。且夫人之身也,手胡能挽,足胡能驰,口胡能吼,心胡能画?以为常则无不常也,以为怪则无不怪也,而独于《虞初》怪耶?”黄叔曰:“善。吾借是为黄车使者解嘲矣。”

万历丙午岁寒食后十日晋安谢肇淛序。——《〈虞初志〉序》

《〈金瓶梅〉跋》为学术界所看重,理固宜然。因为,其中透露了许多有关《金瓶梅》成书早期的极为珍贵资料。大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指出了此书尚在抄本流传的阶段,关于作者的情况就知之甚少,对于此书的写作缘由也是猜测多于事实。这一点与袁中道、屠隆、沈德符等人的记载是一致的,都证明了作者在动笔之初就有意隐姓埋名,讳莫如深,没有谁能对其提出肯定而确切的说法。

二、此书在谢肇淛作跋时已经完稿杀青,其时当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前后。全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是手抄本最初的情况。而且当时许多人都未抄得全帙,只有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整。由于众人传抄,许多又是

如谢氏那样从不同人手中分别借得有关章节而抄配成书的，所以，文字错讹、出入等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三、此书写成之初究竟有无秽语？谢氏明确说它“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媾，无关名理”，足证有论者所持此书原为洁本，秽笔乃后来流传过程中加入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四、对此书的评价方面，谢肇淛也跟当时有真知灼见的小说评论家一样，给予了热情的肯定。首先，他能透过看似平淡琐屑的家庭细故与市井生活的描写，尤其是能不为那猥谈媾语所干扰，抓住此书内容的精华，抉出其所蕴含的巨大现实主义认识价值，这在当时虽非唯一，却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跋对全书内容的概括是高度精炼准确的，在当时各家有关《金瓶梅》的文字中，他的介绍又是最全面最具体的了。如果考虑到其时他实际还没有读过全书，而四周又是一片赞扬诸如《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那么就不能不更加佩服谢氏眼光之深刻敏锐，见解之独到新颖。其次，他对该书艺术描写的评价也证明了此公确是行家里手。他通过与《水浒传》的比较，既肯定了《金瓶梅》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不及之处，又指出此书在艺术描写上“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惟恐易尽”，而《水浒传》在情节上却有前后重复之弊。就是说，他看到了《金瓶梅》的故事情节自然流畅，不但互不雷同重复，而且具有乍读之下令人意想不到，细一想来又全在情理之中，很真实可信之妙。所以，他甚至赞同别人的说法，以为《金瓶梅》在这方面比《水浒传》还高出一筹。关于人物刻画方面，他也极赞此书“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肯定了人物形象描绘方面不但人各面目，而且还能写出各人不同的神态来。言外之意，那当然意味着达到了很高的境地。值得注意的还不仅仅这些，他还用了“穷极意象，馘意快心”八个字来对全书的艺术构思进行总结性评价。这是对《五杂俎》中“虚实相半”、“情景造极”说的再次肯定和具体运用。称赞《金瓶梅》作者能像“范工转泥”一样，对生活素材加以提炼、改造，这是对小说要有艺术虚构的再一次肯定和提倡。

相比较而言，他的《〈虞初志〉序》的理论色彩要显得淡一些，但也不是一无可取。如序中对文言小说特别是唐人传奇所作的有力辩护，就不应该忽视。谢氏肯定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有可取的地方：“足以翼经”、“足以佐史”。又对它们的描写方法给予肯定，认为所写的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人和事，其实都并非无根游言，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地加以否定、反对。

总之，谢肇淛关于小说的论述，从数量讲在当时不多几位论者中是比较丰富的；而从内容的精警方面来看，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其中关于小说创作的艺术虚构问题和有关《金瓶梅》一书的资料与评估，却无疑是极有价值的，由此奠定了他在明代小说研究以至整个古代小说研究史上的地位。对此，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评价，并加以认真研究。

实际上，谢肇淛不但有以上这些关于小说的论述常为后人所称引，而且还曾亲自操觚染翰，写有文言小说集《麈馀》四卷^②。但由于这部小说只刻印了一次，入清以来鲜见记载，也未再有翻刻重印。所以，不但不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即便是学术界也罕提及。近年有关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甚为兴盛，成果蔚为大观，但是，关于此书的记载多付阙如；偶有个别论者提及，也大多语焉不详；就是近年出版的福建地方文学研究之作，也都未论及此书。推测其原因，当是由于没有见过该书的原本或其翻刻本。其实，此书自初版以后，虽然没有在国内再版或重刻，仅有《续说郛》收录一卷，所收条文甚少，殊难借窥原豹。但此书曾传入日本，而且颇受欢迎，曾经翻刻，其中一次是经“嘯山三宅先生校点”，先后由平安书肆之五车楼与文锦堂—博厚堂分别翻刻出版，可惜的是，它们都仅仅刻印了该书的前二卷。好在《麈馀》四卷全本的明刻本曾经传到日本，至今尚存，故尔我们今天还依然可以得见其原貌，并能够据此考察谢氏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可以把他关于小说的理论与实际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研究。

《麈馀》共收文二百六十八条^③，其中卷一收七十二条，卷二有八十一条，卷三计五十六条，卷四为五十九条。卷前是好友赵世显的《〈麈馀〉序》，接着是作者自己的《〈麈馀〉引》。

“赵序”全文如下：

孔子对季桓子曰：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坟羊。圣人曷尝不语怪乎？第非常语耳。要之，圣人之所以语者，皆本事实，可以传信。后有作者，吾盖不能无惑焉。《山海》僻而辩，其失也罔；《齐谐》闷而肆，其失也诞；《夷坚》幽而秘，其失也诬。以资麈谈，均之无足尚焉耳。友人谢在杭养邃三馀，识周二酉；宅忧栖息，枕籍典坟；忧欣延接，高轩垒集，胜侣云从；论悉灿花，辞征献璧；麈停笔运，哀集斯编。受而三复，遐穷奥盖，迹标户牖；显昭听睹，隐彻幽冥；事核而奇，语详而俊；眩目骇耳，动魄惊心。洵谈苑之厄辞，稗官之奥譔。以此宝爱而传远辟，则炙鱗翠之在御，而八珍避雉失矣；千里三期之入嚼，踵踵让醜矣；诡石怪树之迎眸，而平楚迥异矣。帐中之秘，名山之藏，乌能舍是乎？予虽抱子與采薪之忧，未忘宋明齟齬之嗜，故深有味乎是编，而为之叙其概如此。

万历丁未仲秋望日友弟赵世显序

“谢引”说：

鸡骨支离，百念灰废，惟是名根词障未尽蠲除。宾友过从，下榻相对，时征僻事，各记新闻，不能言者，

强之说鬼。退则稍为删润，上之侧釐。久乃成帙，命曰《麈余》。“麈余”者，麈之余也。夫《虞初》、《齐谐》，缪悠不经；《山海》、《宛委》，宵漫骇俗。什九卮言，强半道听。是帙也，耳目近事，岁月有稽，征且信矣。世固有饜梁肉而嗜齷齪者。

陈留谢肇淛志。

“赵序”的主旨在称道自己好友的学识多么渊博，《麈余》的水平有多高，吹捧多于事实，自可不必信以为真。但他说此作“事核而奇，语详而俊。眩目骇耳，动魄惊心”，倒比较符合实际。“谢引”则主要交代自己写作《麈余》的缘起、过程，强调这些故事不但是新近发生的，而且都真实不诬，非出虚构。

据谢氏《〈麈余〉引》和有关史料记载可知，《麈余》作于他在明万历年丁父忧时。而且他之写作此书，主要是为排遣伤感，消磨光阴，实乃属于游戏笔墨。其次，材料都是得之于宾友来访时当面告知的，而且都是“耳目近事，岁月有稽”的“征且信”之事。至于内容，则是“新闻”、“说鬼”一类。

把谢氏的这番话与书中所收故事加以对照，便可发现他说的是实际情况。这二百多条记事中，一半以上明白标出了故事发生的年代，其中几乎都是明代，尤以作者生活的万历朝为多，其次是稍前的嘉靖时期；即便没有明确交代时间的，大多数也都可以明显看出该是发生在万历年间。由此可见，此书约有一半以上的故事发生时间都离成书年代较近。而从统计的结果又可发现，故事发生的地点集中在福建、浙江和山东三省；其次为北京、顺天（今河北一带）、河南、江苏、安徽与山西，至于东北、西北（陕、甘除外）和西南以及两广则几乎没有，这也证明它们都是出自作者亲身见闻与宾朋的耳闻目睹。从全书的编排看不出以何原则为据，大约就是如作者所说的：随时记录，然后稍加整理罢了。从内容来划分，主要为二类，一是写社会世态，一是记鬼狐怪异，而以后者为多。查全部二百六十八条中，记鬼狐怪异的至少有二百二十多条。

但是，虽说是笔墨游戏，作者仍然不忘自己关于文学创作要“足以翼经”、“足以佐史”、有“多识畜德之助”的主张。所以，若从思想内容着眼，写社会世态的故事中有相当数量较为可取。细分约有六个方面；一是对弊政的揭露和批判；也有的条文是对一些贤吏能员的称颂；另有一类是对于险恶世道、丑恶人心的鞭挞，如有的是对欺诈行为的暴露，有的是对谋财害命者的血泪控诉；还有不止一篇描写到明代中后期对我国东部沿海（其中尤以闽、浙两省为烈）的倭寇之患，真切反映了当地民众所受的灾难，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一腔同情；对于当时普遍存在的由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而引发的妻妾争宠、悍妒问题，也有所反映；还有的是揭露佛教中人渔色、谋财的恶德秽行。这一方面的内容，笔者已在《谢肇淛文言小说〈麈余〉考论》中作有分析，兹不赘。而占本书篇幅大多数的鬼狐怪异故事中，也有部分条文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如的表现善有善报，行恶作孽者终究不会有好下场，惩恶扬善的目的十分明确；有的写持正不阿者，鬼神邪怪也不得不避让三分，意在说明邪不压正。这些故事都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良好愿望。这里只引两条以见一斑：

赵仁甫令梁山日，忽有邮足递至一传牌，称玉皇殿下瘟部大王焦欲巡酆都等处，索舆从供需之物甚备，令厉且急。询之，至自射洪，沿途礼拜醮祭虔送，公私所费不资。仁甫素持正不惧，率吏民持至郭外碎而毁之。左右咸失色。时夔州储二守佶署郡篆，业设醮备物伺之。闻令毁牌，大垢：“祸至谁当也？”仁甫曰：“我身任之！”后竟无他，佶始愧服。——卷一

万历甲辰，福城陈家有权奴索逋于雪峰。山民谋鬻子卖妻尚不得了，彻夜号哭，各欲自缢。有一斋公，亦向取债。见而怜之，解囊中五金代为还，复予五金为营生资。且曰：“汝状貌如此，不宜终穷。若有亨时，自不负我；若尚尔尔，我不贵也。”复二年，山民家稍饶，思报恩无地。一日，斋公适至，主于杨家，隔三里许。民闻，亟往邀之，令妻治具。时斋公已就寝，不欲赴，民力挽出门。而屋后悬崖崩坠，死者十三人，斋公独得免。——卷三

在艺术描写方面，《麈余》虽受作者写作目的和经验的制约，许多条文难称上乘，但也有一些较好，读后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如以下这两条：

嘉靖乙未，会试天下士。时武进薛公应旂自负才名，必膺首选。既出闈，即以试卷呈唐公顺之。唐读之，击节曰：“是必居首！然迟三日可再见我定之。”比三日往，唐曰：“子之文不得首矣，只可第二耳。”薛请之，曰：“昨有许孝廉毅者，其文胜于子。”因出卷示薛。薛不服曰：“是卷安得胜仆！”唐曰：“是卷春容蕴藉，真国手也！子虽极人工之智，奈未免有叫号何？”薛悒悒出。揭榜之夕，戒家人曰：“若往视，榜首则报，次则不必报也。”家人既归，立而无言。薛叹曰：“唐公之言中矣！”问：“会元许毅乎？”曰：“然。”“吾第二乎？”曰：“然。”“然则第三为谁？”曰：“诸变耳。”诸公夔名与薛埒，而家僮不识其名。薛又叹曰：“诸夔居吾下，吾复何恨！”遂痛饮而出。——卷三

嘉靖甲子，福清书生韩梦云教授于蓝田山中。中途见枯骨一具，悯而藁土掩之，且为文以祭。是夜宿斋中，忽一女子款门而入曰：“妾楚人也，姓王名秋英。元至正间，从父之任，道遇强寇，义不受辱而死，残骸膏野二百余年矣。获遇君子有心，得归黄土，摩顶至踵，莫知为报。秽骨游魂不足以污枕席，惟是与郎有夙世因缘。惧逆帝命，不避桑中之丑，蹶踵相从，郎无疑也。”袖出彩障一幅遗之，题其标曰“万鸟啼春”。自是数日一至，绸缪好合。荏苒岁馀，产一子，遂与韩生联辔还家。生妻无子，闻之，亦喜乳而字之。闻者颇多，门几如市。女谓韩曰：“耳目杂沓，不惟玷妾，亦恐不利是儿。妾当归楚，寄之楚人，后十八年图与相见未晚也。”遂抱儿攀瓦腾空而去。时楚湘阴有黄朱桥者，豪家也。夜闻叩户声，视之，有婴儿卧地，裹以白衣血书。上曰：“血书尺帛裹孤儿，送与君家好护持。乙丑之年辛巳月，甲申为日丑初时。闻生楚人非幻，阳气阴胎事亦奇。莫道螟蛉难类我，恩深还有报恩时。”末书：“十八年后闻有韩梦云来，此其子也。”黄得儿，甚异之，育为己子。至万历壬午，韩忽得女书曰：“儿寄湘阴黄朱桥，今弱冠矣，君无意乎？妾请为导。”次年，韩生决意楚行。出门登舟，则女已先在矣。与同寝食，他人莫见也。至湘阴，见黄，相与语前事。黄大骇，曰：“儿诚有之，为名鹤算，已授室矣。”命出见父，父子相抱，恸哭几绝。欲与还闽，而黄及妇家皆持不可。留连数十日，竟洒泪而别。女复随生入闽。至癸巳岁，忽谓韩曰：“妾以冥数获事巾栉，宠幸极矣！今夙缘已尽，请从此辞。郎好自爱！”韩生举家惊惶，留之不可，置酒为别。旋盼之间，遽失所在。韩生号恸，如丧伉俪，为之设位，成服受吊。生今尚无恙也。——卷四

这两条虽然篇幅长短悬殊，写人事写鬼狐有别，但叙事之曲折有致，人物言谈举止之生动形象，描写之细腻感人，都令人击节赞赏。前一条关于应试举子自负其才，不甘居于人下的言谈话语和行为举止描写，不但读来历历如在眼前，而且还让我们由其言其行而洞见其内心世界瞬息万变的喜怒哀乐。全文纯用白描，却有相当的表现力。后一条的人鬼恋故事早在一二千年前就已记之载籍，此后相似的描写何止千百篇，但即便把它与同类名作放在一起，也丝毫不逊色。

顺便说一下，《麈馀》中有些故事与后来的文言小说极相类似，如以下二条：

太平山中多虎。有樵者如山，日暮为虎所攫，负至一所。樵者佯死，虎乃跑一坑，置人于中，将少木叶并土覆之，遂去。其人欲走，窃计虎当复来，不敢动。顷之，虎果至，审视良久，乃去。此人走起，不知所之。顾道旁有大树，缘其上匿焉。又食顷，虎领一大虎。至瘞所发之，不见人，彷徨数四，蹲踞于大虎前。大虎以爪微掌其头，径去。虎伏不动，此人终不敢下树。至明，行人稍集，乃大呼“前有伏虎”。行人聚众持械往，视虎，已死矣；视其头，脑骨皆碎云。——卷一

内黄傅汝芳为吏，家颇饶裕。有狐附其宅驻，前后凡十馀年。日索饮食酒肉，但不见形耳，声细如老女子。有客至，辄相对酬酌。命酒，酒至辄尽，视之，如渗去者。家无大小皆呼为老胡。常自称已九千岁矣，更一千年便当通天。时与客戏，取其簪或匿其履。问之，则曰：“物原在也。”再视如故。性畏雷，每阴雨，辄令：“速具食，吾将他适。”既霁复还。问其何往，曰：“雷公不喜烂我皮肉，暂藏地下避之。”除夕辄远去，至晓便来。问之，曰：“天神下降，不避当剥吾皮。适已上天矣。”问何故不他适，曰：“凡人家先神不善者不容吾驻，傅之先善人也。”问：“雌耶？雄耶？”“我胡婆也。吾有一女，在某庙中。”贡士段怀孝者，与傅善，至辄与狐语。因潜命烧酒，欲醉而毙之。至则不饮，曰：“汝心的不善，欲祸我耶？”问以吉凶事，不答，曰：“泄天机，雷将击我。”其家庄上有所使婢，一日至。但见两婢形声衣服无别，互相扑击。至室内而一瞥不见，婢亦无恙，其家亦无祸福。十馀年，忽归去。——卷二

读了这两条，相信我们的脑海里会很快产生似曾相识的印象。没错，前一条不与《聊斋志异》里的《黑兽》所述如出一辙吗？至于后一条里的“狐婆”，不也和蒲松龄笔下那位多机智、善谐谑的狐女（《狐谐》）颇为神似吗？

[注 释]

①“组”：坊间俱作“俎”，实误，详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五杂俎·出版说明》。

②据说尚有《麈馀续集》二卷，详见陈庆元《晚明诗家谢肇淛——兼论〈小草斋集〉的藏传》（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期）。

③拙作《谢肇淛文言小说〈麈馀〉考论》（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期）中少计算了一条，特此说明并致歉意。

《大业拾遗记》的校勘及其他

[著者] 久保卓哉 [译者] 王枝忠

(福山大学, 日本)

[摘要] 经对《大业拾遗记》诸本所作的校勘,发现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中的《隋遗录》文字有不妥善处。经过校勘还基本理清了此书各种别名的出现年代及作者之讹误诸问题。

[关键词] 文言小说; 大业拾遗记; 校勘; 作者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35-1206/G4 (2004) 01-0014-04

本文拟就《大业拾遗记》各种版本的校勘、原文与跋文的校定问题做一探讨,对整个校勘过程中已经弄清楚之处,谈点初浅看法。再有,限于篇幅,已经校定的原文、跋及校勘表,均割爱从略。

一、关于鲁迅《唐宋传奇集》所收录的《隋遗录》

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和“稗边小缀”中谈及自己收集唐宋传奇作品的校勘态度时说:“……渐复录唐宋传奇之作,将欲汇为一编,较之通行本子,稍足凭信。”“本集所取文章,有复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并指出,《隋遗录》系从“明抄本的一百卷原本《说郛》第七十八卷”录出,据“明代翻刻的宋本《百川学海》”校之。笔者此次的调查,不用鲁迅所据的一百卷明抄本,而用由明抄本一百卷《说郛》翻刻的涵芬楼藏本来作校勘,以下所论就是校勘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另外,前野直彬氏认为,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和《古小说钩沉》“具有令人惊叹的绵密与精确,是一项非常周延的工作,但是,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需要重加校订的地方仍有不少”(前野直彬编译《六朝唐宋小说选·解说》,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4,平凡社,1968年)。近年中国大陆出版的《唐五代传奇集》(李格非、吴志达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即是以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为底本对《隋遗录》进行注释。这样,在对待鲁迅的校本方面,笔者拟加些程度不等的附记。

(1) 攀车留惜: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以下简称“鲁迅校本”)作“留借”。在《说郛》卷七十八的基础上校以《百川学海》的鲁迅,不取《说郛》卷七十八的“留措”,而作“留借”,这里的“留措”、“留借”并无共通的含义。从《百川学海》各种本子来看,此处应作“留措”,意思是宫女拦车挽留,充满惋惜之情。

(2) 因戏飞白题二十字:鲁迅校本作“以帛”。其中的“以”字,除鲁迅校本外不见于其他的版本。通行本(参见后文的《文献目录》)都作“飞”,《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九引《大业拾遗》也作“飞”。另外,“帛”字仅为《说郛》卷七十八和《百川学海》各本所有,鲁迅校本似即据此。可是,《说郛》另一百十及《香艳丛书》等四种的《大业拾遗记》都作“白”,那么,在它之前加一“飞”字似更佳。

按:“飞白”系指书法中笔法丝丝露白,像枯笔写成模样的一种特殊风格。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说:“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

(3) 幸宋何妥所进车:鲁迅校本作“牛车”二字,但通行本均只有一“车”字。

(4) 其香气秣芬馥:鲁迅校本仅作一“香”字,通行本则都在“香”字下有一“气”字,成“香气”。

(5) 帝即蒲泽国所进:“蒲泽国”之“泽”字,鲁迅校本作“择”,而通行本都作“泽”。作为地名,有“蒲泽”而无“蒲择”。《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里说:“五原郡……县十六。九原、固陵、五原、临沃、文国、河阴、蒲泽……”旧《五代史》卷八十三《晋书九?少帝纪》里记载:“是月,契丹耶律德光与赵延寿领全军入寇,围恒州,分兵陷鼓城、棗城、元氏、高邑、昭庆、宁晋、蒲泽、栾城、柏乡等县。”

(6) 以负山蛟睫纫莲根丝:鲁迅校本作“蛟”,通行本则全为“蛟”。如果是“蛟”的话,“背负大山的蛟”妙则妙矣,但我想,“背负大山的巨蛟”才应为原作吧?

(7) 每舟择妙丽长白女子千人:鲁迅校本作“妍丽”,通行本都为“妙丽”。另外,《诗话总龟》前集卷十八(下文省称《诗话总龟》)收录的《大业拾遗》也作“妙丽”。

[收稿日期] 2004-02-23

[作者简介] 久保卓哉(1947-),男,日本人,广岛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学硕士,现任福山大学人间文化学部教授。

(8) 汝所得野茧：鲁迅校本只有一“茧”字，通行本全是“野茧”二字。枚乘《七发》中有“野茧之丝以为弦，孤子之钩以为隐”之句，李善注曰：“野茧，野蚕之茧也。”但是，《诗话总龟》收录的《大业拾遗》只作一“茧”字。

(9) 且辞以有程姬之疾：鲁迅校本是“程妃”，通行本都作“程姬”；另外，《诗话总龟》的《大业拾遗》也是“程姬”。程姬乃汉景帝之妃，因行经之故不让景帝入其卧室，见《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和《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

(10) 午醉醒来晚：鲁迅校本作“午睡”，但通行本都是“午醉”。另外，《类说》卷六的《南部烟花记》、《诗话总龟》的《大业拾遗》、《诗纪》卷一百零八的《小窗》诗、《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的《小窗》诗、《全唐诗》卷七百七十五《失题诗》和《汉魏六朝名家集》的《小窗诗》也作“午醉”。顺便说一下，明代小说《醒世恒言》第二十四卷《隋炀帝逸游召遣》作“醉”，《隋炀帝艳史》第三十八回作“睡”。

(11) 愁魂若飞散：鲁迅校本作“愁云”，通行本都作“愁魂”。此外，《类说》卷六的《南部烟花记》、《诗话总龟》的《大业拾遗》、《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的《寄碧玉》诗和《汉魏六朝名家集》的《寄碧玉》诗也是“愁魂”。顺便说说，《醒世恒言》第二十四卷《隋炀帝逸游召遣》和《隋炀帝艳史》第三十八回也都是“愁魂”。

(12) 闻名尔许时：鲁迅校本作“亦许”，通行本均作“尔许”；另外，《诗话总龟》的《大业拾遗》也是“尔许”。“亦许”的意思不通。这里如前述各本所作的那样，以“尔许”为好，意思是“不过如此而已”。附带说一下，《醒世恒言》第二十四卷《隋炀帝逸游召遣》和《隋炀帝艳史》第三十八回也作“尔许”。

(13) 二名醉忘归，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鲁迅校本作“二曰”、“三曰”、“四曰”，都作“曰”，而通行本全为“二名”、“三名”、“四名”。从其前文作“一名”看，也以作“名”较好。

(14) 令振聳支节：鲁迅校本作“命”，通行本全部作“令”。

(15) 帝体不舒：鲁迅校本作“常”，但通行本全部作“体”。

(16) 因附红笈小筒上进曰：鲁迅校本中没有“因”，只有“附”字，通行本全作“因附”。

(17) 盗贼攻于外：鲁迅校本为“生”，而通行本全部作“攻”。

(18) 直阁裴虔通：鲁迅校本作“值”，通行本全为“直”。《隋书》卷四《炀帝纪下》说：“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武贲中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监门直阁裴虔通……等，以骠果作乱，入犯宫闱。”那么，“直阁”似较合适吧。顺便一提，《醒世恒言》第二十四卷《隋炀帝逸游召遣》作“值”，《隋炀帝艳史》第三十八回和《隋唐演义》作“直”。

从以上的事实来看，鲁迅基本上是据《说郛》卷七十八的《隋遗录》，并参考《百川学海》而作校勘的，但似乎也并没有严守这一原则。当然，希望从文献学意义上妥帖校订来说（如“泊肩”校订为“拍肩”、“颀然”校订为“颀然”），不能仅凭某一种版本来作独立判断而加以校订和推断。而且，可以说那些地方如果这样校定了，结果却损害到文意，那就应该依从《说郛》或《百川学海》的文本。

这个判断由于包含有《说郛》或《百川学海》的版本问题，所以下面把作为此次调查对象的文献资料列出，也把《唐宋传奇集》中的《隋遗录》一起作为但书。

现将以上研究所参照的文献列于下面：

《说郛》卷七十八所收《隋遗录》（据明抄本《说郛》一百卷。涵芬楼藏板《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上海）；

《说郛》卷一百十所收《大业拾遗记》（同上）；

《百川学海》庚集所收《隋遗录》（模宋咸淳《百川学海》，中文出版社，1979年，京都）；

《百川学海》庚集所收《隋遗录》（影宋本《百川学海》）十集，新兴书局，1969年，台北）；

《百川学海》庚集所收《隋遗录》（《百川学海》，海王邨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北京）；

《百川学海》乙集所收《隋遗录》（重刊《百川学海》，筑波大学所藏）；

《历代小史》卷之九所收《隋遗录》（明李杖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扬州）；

《香艳丛书》所收《大业拾遗记》（民国三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印行本复制《香艳丛书》，上海书店，1991年，上海）；

《红袖添香室丛书》所收《大业拾遗记》（民国二十五年，上海群学社排印本）；

《官闱遗事》所收《大业拾遗记》（仿古书店，1936年，上海）；

《笔记小说大观五编》所收《大业拾遗记》（民国六十三年，新兴书局影印本，台北）；

《类说》卷六所收《南部烟花记》（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上海）；

《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九引《大业拾遗》（民国六十四年，平平出版社影印本，台南）；

《诗话总龟》前集卷十八引《大业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

《诗纪》卷一百八所收《小窗》诗、《寄碧玉》诗；

《全唐诗》卷七百七十五所收《失题诗》；

《陈后主集》所收《小窗》诗、《寄碧玉》诗（《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陈后主集》所收《小窗》诗、《寄碧玉》诗（《汉魏六朝名家集》，宣统三年，上海文明书局排印本）；

《全唐五代小说》卷六十七所收《南部烟花录》（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西安）。^①

根据史实描写隋炀帝宫中秘事的《大业拾遗记》，不论是在文献学还是在目录学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饶有趣味的资料。对此，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册555—56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有详尽的论述，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这里，我想把关于该书的一孔之见在下面二——五节四个部分中加以论述。

二、文献学意义上的《大业拾遗记》

如果从文献学意义上说，对本书中有相当描写的陈后主的《小窗诗》，宋代的诗话有二种看法：其一，不是陈后主所作，而是唐代方域的作品（北宋蔡居厚撰《诗史》、北宋末南宋初阮阅撰《诗话总龟》、南宋姚宽撰《西溪丛语》、南宋王明清撰《挥麈录余话》）；再一种认为确是陈后主所作诗，这种看法见于北宋末南宋初释惠洪撰著的《冷斋夜话》。另外，诗集的编撰中也可以看出对这两种看法的不同态度。《全唐诗》卷七百七十五作为方域的《失题诗》辑录，而明冯惟讷所辑《诗纪》，在卷一百零八《陈第一？后主》的末尾加了“附录”，收有本诗并指出：“按：小说家所载后主、炀帝诸诗，辞多不类，其为后人依托无疑。今别附于此以备省览云尔。”明张溥辑《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也以“附”的形式收录该诗，而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则没有列“附录”，而是在《陈后主集》末尾辑录此诗。但是，同为丁福保编撰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却不收录，并加按语称：“按：《小窗诗》，姚宽《西溪丛语》云，此乃唐人方域诗，故不载。”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既没加按语也没收录。

另外，从目录学的意义上说，此书在北宋王尧臣等奉敕撰写的《崇文总目》卷二《史部？杂史类》著录为：“大业拾遗一卷，颜师古撰。”这是它首次以《大业拾遗》为题的记载（《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二？传记类”也同此），宋元两朝的目录书著录此书为《南部烟花录》一卷（南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记》卷二上“杂史类”、南宋尤袤撰《遂初堂书目》的“小说类”、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经籍考？二十二史杂史”），另有的著录为《大业拾遗记》一卷（《遂初堂书目》“杂史类”），还有的作《大业拾遗录》（南宋郑樵撰《通志》卷六十五“艺文略第三？杂史”）和《隋遗录》一卷（《宋史》卷二百六“艺文志五？小说类”）。

现在是以《大业拾遗记》为名流传的这本书，在宋元两代的目录书中也用《大业拾遗》或《大业拾遗录》的书名（一卷本）在流行；另一个名称《南部烟花录》，则见于此书卷末的跋文中。从那上面明确记载说“原名《南部烟花录》”来看，原来通行的该是冠有这个书名的一卷本吧。至于《隋遗录》，只见于《宋史》的“艺文志”，这个书名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有点异样。关于这一点，李剑国指出：“《隋遗录》止见《宋志》，乃宋人改题。”并举另一改题的例子：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卷四有虞世南的一段话：“颜师古的《隋朝遗事》载，洛阳献合蒂花，炀帝令袁宝儿持之，号司花女……”李时人也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隋遗录》名实为后拟”。可以想到，当时也不见《隋遗录》之名，而是改名《隋朝遗事》的版本在流行。因而没有必要对《宋史》“艺文志”著录的《隋遗录》感到有什么异样。考虑到这些，似乎可以说这本书曾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流传并且为大家所接受。

三、无名氏的跋文

各种版本（《说郛》、《百川学海》、《香艳丛书》、《红袖添香室丛书》、《宫闈遗事》、《笔记小说大观五编》、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所收录的《大业拾遗记》的跋文都有遗漏，但这部分可据南宋周密的《山房集》补上。

各本跋文里的“志彻得录前事”处，《山房集》作“志彻因将《隋书》草稿示予遂得录前事”，在“志彻”后加有“因将《隋书》草稿示予遂”九字，是说志彻把《隋书》的草稿给我看了。因此这里所说的“予”，在原已残缺的《南部烟花录》基础上，据《隋书》补录而成《大业拾遗记》。那么，出现在这个跋文前面的作品，其名字不叫《隋遗录》而是《大业拾遗记》；而且，这部《大业拾遗记》的作者就是写这篇跋文的“予”。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能是这样：这个“予”由于冒充颜师古之名，于是就把《大业拾遗记》的作者讹成颜师古了。

这个“予”是谁已无法确定，但据跋文中有“会昌中（公元841—846年）诏拆浮图，因开之”的话，那么，这个“予”当是和僧志彻同为唐武宗会昌中的人，而且是自认为生活在“今尧风已还，德车斯驾”之世者。

这个尧风恢复的有德天子时代，如果按李剑国的说法是唐武宗之后的宣宗皇帝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的话，《大业拾遗记》的写作就应是在晚唐大中年间或是其后。因此，由陈经隋而后在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六十五岁时去世的颜师古，不可能是此书的作者。以下事实还可以作为以上论断的旁证：《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二？正史类”有“颜师古：隋书八十五卷”的记载，那么，在《汉书》一百卷颜师古注之外还著有《隋书》八十五卷的他，不应该把作为隋代史实的越王侗在《大业拾遗记》里错为越王侗，混淆何稠与何妥之车，让死去十年以上的杨素登场。

四、《大业拾遗记》的文学性——陈后主

由于《大业拾遗记》是记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炀帝行幸江都之事，因而陈后主不是主要人物。但是，作为小说组成部分的有关陈后主和张丽华的部分，以其如文中所见到的色彩丰富的形象描写，而成为此后一连串写隋炀帝、陈后主故事的底本。

例如，陈后主出场的场面描写就极为具体化，把亡国前夕的晚年陈后主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戴着薄绢黑头巾，身穿青色广袖长衫，脚着绿锦织成的紫纹丝鞋，这就是陈后主。这身打扮的色彩和材质，象征着陈后主的荣华富贵及其不妙的下场。另外，描写出现在炀帝面前的张丽华之美，只以“帝屡目之”这一眼睛的活动，而不必加以华丽而详尽的描写，就状极其妙。撇开文字的冗长先不论，把隋炀帝、为隋炀帝所注目的张丽华和在一旁观察着这一切的陈后主这三个人的心理，平静而又伴随着紧迫地描绘出来了。而且，它是出现在隋炀帝已陷于昏酒时似睡非睡的状态中，作为梦幻的妖祟出现。这是幽明二界的双重结构，还是已死的陈后主的亡灵出现在处于昏酒状态的昏乱的隋炀帝精神世界里这样一种幽魂幽界的双重结构。再有，因沉湎于冶游逸乐而亡国的陈后主，在穷奢极侈地开河、建迷楼的放荡游乐的隋炀帝梦中出现，对后者提出忠告，这样的角色安排也确实很好。在逗起读者猎奇趣味方面，的确用心良苦。另外，基于陈后主和张丽华耽于寻欢作乐和躲入胭脂井中这一历史事实之上的描写，使隋炀帝、陈后主、张丽华三人的会话给人以真实和如临现场之感，让读者忘了这是发生在冥界，实在富有文学手法方面的技巧。

《大业拾遗记》的这种文学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评说其文笔情致之美时曾指出：“其叙述颇陵乱，多失实，而文笔明丽，情致亦时有绰约可观者。”李剑国也说：“中多缀歌诗，计炀帝八首、虞世南一首、吴绛仙一首、陈后主一首，诗笔明净丽婉，兼陈隋之轻綺、唐人之清俊。才人美女相对必赋诗吟歌，意尽方休，全系唐人作风。”就是说，他认为，《大业拾遗记》里的诗歌，说明了这是一部兼有陈隋轻艳綺美和唐人清华俊秀的优秀作品。

五、《大业拾遗记》里陈后主的《小窗》诗

《大业拾遗记》里有关陈后主诗的一段文字是：“后主复诗十数篇，帝不记之，独爱《小窗》诗及《寄侍儿碧玉》诗。《小窗》云：‘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

关于此诗有各种说法。宋阮阅的《诗话总龟》采录了《大业拾遗记》的文字并在前集丙集纪实门中介绍了文里的诗，可在同书甲集博识门中又引北宋蔡居厚《诗史》的说法，认为《大业拾遗记》里陈后主的诗非六朝人之作，而是唐人方棫的作品。《诗史》说：“《南部烟花录》文理极俗，又载陈叔宝诗云：‘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棫诗，非叔宝作，兼六朝人大抵不如此。唐艺文志载《烟花录》乃记广陵行幸事，此本已无，唐末人拟作此书尔。”他认为，陈后主《小窗》诗的“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不是六朝人所作，乃唐人方棫之作。宋姚宽的《西溪丛语》支持此说，明确补充说“六朝诗语不如此”（卷下）；《全唐诗》也依从此说，在卷七百七十五以方棫的“失题诗”之名收录，并加注谓“一作陈叔宝诗”。但是，唐方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诗人呢？无论《诗话总龟》还是《西溪丛语》都没有记载，现存的史传也无其名，因而无法得知其详。不过，由于《诗史》、《诗话总龟》、《西溪丛语》这些宋代诗话全都对它为唐方棫之诗不存疑义，那么，“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的《小窗》诗在当时必定是作为唐方棫之作而脍炙于人口。

李剑国认为，《小窗》诗被认为是陈后主之作的记载，见于宋释惠洪《冷斋夜话》里题为“五言四句诗得于天趣”条：“吾弟超然，喜论诗，其为人纯至有风味，尝曰：‘陈叔宝绝无肺肠，然诗语有警绝者。如曰：‘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王维摩诘《山中》诗：‘溪清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舒王百家夜休》曰：‘相看不忍发，惨淡暮潮平。欲别更携手，月明洲渚生。’此皆得于天趣。’”（卷四）超然是释惠洪的师弟，其诗论很有意味。他把陈后主的《小窗》诗和王维的二首诗评为得“天趣”之作；特别是陈后主，说他“绝无肺肠，然诗语有警绝者”，就是举的《小窗》诗作为例证。沿着这个思路作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释超然认为《小窗》诗确是陈后主所作；那么，其师兄、《冷斋夜话》的撰者释惠洪当然也是这样认为的了。

如果当时确有这两位释家师兄兄弟解释的话，那在宋代就是《小窗》诗的作者唐方棫和陈后主二说并存。直到现在我们还无法马上解开《小窗》诗作者之谜，虽然令人遗憾，但这诗具有轻綺的色调和引人注目的精警，则是确定无疑的。

〔注 释〕

①关于这书，我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这项工作确实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但我对其中几处校订的正确性有疑问。例如，【校】栏〔五〕校语是：“‘生’，底本作‘攻’，据《百川学海》改。”（1870页）但《百川学海》只有“攻”而无“生”，故这个校语不能成立。有“生”字的其实是鲁迅校本《唐宋传奇集》，故此处应为“据鲁迅《唐宋传奇集》改”。另外，通行本都作“愁魂”，鲁迅作“愁云”，本书也作“愁云”。它对所依底本明说“正文则以《说郛》为底本校录”，可这里没有采用《说郛》底本而是鲁迅的校本，却没有说明的校语。再有，应该是“帝因曰”的地方，本书作“帝问曰”（1867页），我估计大约是校正方面的疏忽了。

本刊加入“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的声明

为了实现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电子化,推进科技信息交流的网络化进程,我刊现已入网“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所以,向本刊投稿并录用的稿件文章,将一律由编辑部统一纳入“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进入因特网提供信息服务。凡有不同意见者,请另投它刊或特别声明需另作处理。本刊所发稿酬包含刊物内容上网服务报酬,不再另付。

本刊全文内容按照统一格式制作,读者可上网查询浏览本刊内容,并征订本刊。

中国期刊网: <http://www.xmjy.chinajournal.net.cn>.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 <http://xmjyxyxb.periodicals.net.cn>.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

2004年3月20日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季刊) 2004年第1期

XIAMEN JIAOYU XUEYUAN XUEBAO No.1 2004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

CN35-1206/G4

2004年第1期(总第21期)

2004年3月20日出版

主办单位: 厦门教育学院

编辑出版: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

(厦门市槟榔西里199号 电话0592-5090310 邮编361004)

电子信箱 xmjy@chinajournal.net.cn

xmjyxyxb@periodicals.net.cn

网址: <http://xmjy.chinajournal.net.cn>

<http://xmjyxyxb.periodicals.net.cn>

<http://xec.edu.xm.fj.cn>

主编: 胡全军

印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发行: 公开发行

JOURNAL OF XIAMEN

EDUCATIONAL COLLEGE

CN35-1206/G4

NO.1,2004(Serial No.21)

Publishing Date: Mar.20,2004

Sponsor: Xiamen Educational College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Xiamen Educational College

国内定价8.00元